

• 理论研究 •

发生学视阈下心主神明理论的成因探析^{*}

齐元玲 张庆祥[#]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山东 250355)

摘要:“心主神明”出自《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主神明是心藏神生理功能的总结,探究其发生学,心主神明经历了自然之神向人体之神的演变过程。古代医家吸收了自然之神之要义,在“授命于天”基础上借鉴封建官制制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形成医学的藏神概念:心之神乃是生命主宰、生命显现,也是精神、意识、情感之所舍。心主神明理论的形成以解剖物质结构为基础,与天地人文结合,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藏象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应用。探讨心主神明的发生学成因,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传承、临床诊疗及后世相关混淆理论的解释,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心;神明;发生学;中医基础理论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0.06.006

中图分类号: R221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belief that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y^{*}

Qi Yuanling, Zhang Qingxiang[#]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dong University of TCM, Shandong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originates from the chapter of Discussion on Six-Plus-Six System a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Viscera in the *Plain Conversation*. “The Heart is an organ, the function of which is like that of a monarch,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ind (shén míng, 神明, referring to the higher nervous activities that are governed by the heart including spirit, consciousness, and thinking.” Hence, that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is a summary of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heart. When exploring the phylogenetic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ment, we discovere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ind evolved from the mind (law) of the nature to the mind of the human. Drawing upon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law) of the nature and the feudal bureaucracy on the basis of “being authorized by the heaven (nature)”, and incorporati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physicians in the ancient times formed the concept that the heart houses the mind, meaning the mind of the heart governs and manifests life, and is also home to spirit,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Based on relevant anatomic findings, the formation of the belief that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also integrated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and humanity. It result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olistic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zang-fu theory. To explore the phylogenesis of the idea that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ual confusion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heart; mind; phylogeny;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Zhang Qingxiang,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Shang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4655 Daxue Road,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Changqing District, Jinan 250355. E-mail: sdzqx2828@126.com

齐元玲,女,在读博士生

[#] 通信作者:张庆祥,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象学说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 E-mail: sdzqx2828@126.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No.81470189)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470189)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发生学”由生物学领域“遗传学”演化而来,最先用于探讨动植物等的发生和演化规律,后适用范围逐渐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中医学同样适用。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其核心是把中医的理论回置于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的哲学、社会、农业、天文、宗教、伦理道德等背景下,进行综合的动态考察^[1],从源头把握中医理论的核心实质。

心主神明理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渊源历史以及自然、社会环境^[2]。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天”之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建制以天的星象为参考,力求“天人合一”,心为君主之官、心主神明的深刻发生学背景受天象影响;天象的演变规律成为最早意义的“神明”,是万物主宰,哲学的渗入增加了人文色彩,神明也是精神、思维等;心主神明有其丰富的人文背景,“君主之官”借鉴了封建社会百官之建制,君主为一国之统领,心如同人体之统率,掌管生命活动;此外心主神明有丰富的文字学背景,先秦诸多典籍对“神明”作了深刻探讨,对《内经》心主神明的提出有深刻影响;同时心主神明有其物质基础,以心主血脉为前提。探讨心主神明的理论对于从根本把握中医理论的学术内涵、《内经》的真实所指,意义非凡,也对中医临床提供理论借鉴。

1 发生学内涵及其意义

发生学是揭示和反映自然界事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方式发生、发展以及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3]。其源于17世纪诞生的胚胎学,最初主要用于探讨生物学领域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发生学应用范围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4]。发生学注重研究对象发展过程的动态考察,从而使人们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或某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进展过程。中医学以人体生命为核心,汇通天文历法学、地理气象学、哲学、人文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具有复杂的、深远的发生学背景,将发生学方法用于中医学理论产生发展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发生学研究广泛应用于中医学,以探讨中医理论的发生学原理。中医发生学研究对象,包括《内经》《伤寒杂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

中医学奠基之作。后世某些经典理论,包含着奠基时期的理论积淀,同时昭示着新理论、新学派的产生,也成为中医发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5]。梁氏系统提出了中医学发生学研究构想及方法、步骤^[6],由此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形成了以李如辉、邢玉瑞、鞠宝兆、李其忠等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发生学研究学术群体,立足相关历史断代,从天、地、人出发,以自然背景为发生母体,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中介,以哲学、社会学、历法天文学等为理论渊源,对中医藏象学说、营卫理论、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诊法与方药理论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发生学探讨^[7]。

对中医理论进行溯本求源,从根源把握中医理论的实质,避免后世在传承与发展中的盲从及讹传。心主神明理论是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阐述生命本质、探讨病变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有重要作用。探讨心主神明发生学背景,有助于从源头把握其理论内涵,避免意会与盲从,以期更好地继承中医传统思维,指导临床诊疗。

2 心主神明的发生学探析

2.1 天文学背景——心为生命活动总领

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天”之影响,天象的演变规律成为最早意义的“神”,神的含义,来自先人对天象的观察与依赖。

原始农耕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先民的认知视野侧重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宏观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8]。天象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建制的最深层基石。由天象而派生的万事万物之规律成为广义的神。《说文解字》云“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神”表示变化莫测。《周易·系辞上》云“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从神秘莫测之含义被具体化,指代万事万物神秘莫测之变化或其变化规律^[10]。“明”是光亮、天神。《说文解字》有“𡗗”字下释云“照也,从月从囧。”《春秋繁露·离合根》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神明,即指自然万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及外在表现。

“神”与“明”均有天神、自然规律之意,是自然现象的神秘莫测,是万物主宰。

后“神”“明”合称一词,即“神明”,代表神秘莫测、事物最高规律^[9]。如《左传》云“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神明指的是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受万人敬仰。《鹖冠子·泰鸿》云“天也者,神明之所根,醇化四时,陶埏无形,刻镂未萌,离文将然者也。”《淮南子·泰族训》释神明确云“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万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此之谓神明。”神明是万事万物生存的法度,天象的运转、四季变化、昼夜交替、万物生长收藏等,皆由神明主宰。又如《鹖冠子》云“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之道。”

中医学的生命学理论实践体系是在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指导下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又是基于天文地理学以及气象历法学形成的^[11]。人生天地之间,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人体诸多脏腑功能及其外在表现,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联系,虽然变化莫测,但是人体之神的表现,皆由心统领。正如《灵枢·天年》所主“血气已知,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神”的含义逐步从规律、圭臬过渡到人的主体之“神”,并逐渐与“心”联系起来。“心”与“神”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心神一体”“心主神明”之思辨,心为主管生命、精神的器官。《庄子·齐物论》云:“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管子·心术》云:“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孟子·尽心下》云“圣而不可知为神。”房玄龄注曰“官洁无私则神存。”将神与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论述心是形体的统帅,是生命的主宰。又如《淮南子·精神训》云“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淮南子·原道训》又有“夫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气”之记载,意为心是形体五脏的主体,支配四肢百骸,掌管运行气血。

以上可以看出,先民将自然之神纳入人的生命活动,与心联系,此处是广义之神的发生学背景。心主神明,意即心为生命活动的总领,主管人的整体生命运转。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云“心者,生之

本,神之变也。”心是广义之神之所舍,对生命客观的存在以及生理活动,均是主宰。又如《灵枢·本神》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2.2 社会学背景——心为君主,藏神明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五脏六腑在人体生命活动的定位参考社会百官建制,不同官职负责不同生理功能。“心主神明”是由“君主之官”决定的。

《史记·天官书》云“星座有尊卑,若人之有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先人将二十八星宿分为“三垣”,即紫薇垣、太微垣、天市垣,紫薇垣代表天上皇宫,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微垣代表天上政府,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薇垣见于《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天文学的观测直接导致了君权神授观念的形成^[12]。《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先人认为,授命之帝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人王若要依天而立政,就必须居于地之中央。帝廷组织得以建构,由此构建一整套对天地、祖先、社稷的祭祀制度与礼器制度,有关阴阳、刑德的哲学思考相伴而出现。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建制,包括宫殿选址、社会官制,均以此为圭臬,中土、中原等政治地理概念依次建立起来,与之相匹配的是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君主”其作为最高统治者,是天子,与天同在,同时是国家活动的原动力、社会运作的核心力量。其余百官辅佐君主以治理国家。《说文解字》云:“心,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荀子·天论》明确提出“形具而神生”,“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心居虚中,以治五官,夫是为天君。”心的解剖位置在人体偏中央的位置,或最重要的位置,与天象、君主官位一致,成为主神明的自身职能的深层发生学背景。

“神明”既有广义之一身主宰以及生命活动的外在体现,又有狭义之精神、意识、思维等。作为广义之意,其功能理应由最高统帅担任。《内经》藏象理论以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官制为借鉴,将心与君主相配,心成为脏腑之主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心者,君主之官。”《灵枢·口问》云“心

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心作为一身之大主,不仅是自身特性的至高无上,更是功能对生命活动至关重要。因此,“神明出焉”紧跟“君主之官”,有其深刻的封建社会建制背景参考。

2.3 文字学背景——精神情志与心相关

如果说天文星象的运转催生了广义之神,哲学、社会学、先秦文学的发展则产生并完善了狭义之神。在自然界“神”的概念借鉴中,哲学渗入其中,使“神”除去“巫术”的部分含义,并上升为普遍意义的“神”;同时增加了人文色彩,即精神、思维等。

先秦时代气化学说开始产生、发展,先民对“神明”含义有进一步充实,“神明”有了“精神”之意,如《庄子·齐物论》云“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至西汉初年,“神明”还有明智之义,如《淮南子》“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人可如神明一般神乎莫测,洞察一切、掌握一切^[13]。





随着先民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神的内涵逐渐被概括、总结。《周易·系辞上》“神而明之”“至神”“鼓之舞之以尽神”等,都与人的思虑、精神意志有关,即人可以感知神。正是由于其难测,故领悟它并应用它的精神智慧也称为“神”^[14]。随着哲学之渗入,自然之神具体化,有了狭义指向,在人体则为精神思维^[15]。《白虎通义·性情》云“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思也。”《孟子·告子上》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明确思虑、思考等出乎心。《说文解字注》云“思,从囟从心。自囟至心,如思相贯不绝。”人的思维活动与心相关。《礼记·大学疏》云“总包万虑谓之心。”也说明心有思虑、思考等功能。又如《管子·心术》云“心也者,智之舍也。”智谋、智慧等思维形式与心相关。《诗经·小雅》云“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以转;我心匪席,不可以卷。”心为智慧、灵性之所在。《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均是把心当作精神思维产生的主要脏腑。心不仅是能动的思维、思虑的所在或主导,也是感性情绪等的集合。从汉字之造字含义来看,如思、愁、怒、恐、悲以及惊、慌、惧、怕、忧等情绪性汉字,均有“心”或“忄”部首偏旁,可见“心”与人们的精神思维活动密切相关。

中医学认识到,在广义主宰的神之外,尚有狭义的精神思维等神,如《素问·宣明五气篇》云“心藏

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狭义之神之精神、意志、思虑、情感等,由心统帅,分属五脏。张介宾《类经·藏象类》云“神者,阴阳合德之灵也……惟是神之为义有二,分言之,则阳神曰魂,阴神曰魄。”将“神”分为阳神和阴神,指出“阳神曰魂,阴神曰魄,以及意志思虑之类皆神也。合言之,则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是为吾身之全神也”。由此可见,虽有不同脏腑所属之神,然心所藏之神居五神之首,总领意志,是心理活动的主宰^[16]。又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

在病理方面,则有惊可伤心、思虑不定等心不藏神病理表现,如《素问·经脉别论篇》云“惊则夺精,汗出于心。”《素问·举痛论篇》云“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灵枢·邪客》云“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素问·调经论篇》云“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以上可以看出,心主神明不仅指心是生命活动主宰、是广义之神,也是精神、思维、情感的集合及主宰。

2.4 自然科学背景——心主血脉为物质基础

心字的产生源自人们对心脏的实际观察。心字的写法亦证实了心藏功能的解剖学基础,如甲骨文实为解剖结构的象形;金文与篆文则是解剖结构的进一步完善;隶书的出现,解剖在字形的影响逐渐削弱,指意功能逐渐加强。心主藏神,既有哲学思想的渊源,更有医疗实践的积累。

在认识到神有广义、狭义并均与心相关的同时,哲学的渗透还认识到无形之神以有形之体为依托,也为中医心藏象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老子》提到“营魂魄抱一”,即形神能结合为一。《淮南子·精神训》:“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能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者则泄;神非其所宣而形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形、气、神是构成生命的重要基础,相互作用,先有形体后有神的体现,形体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生理活动的结果。此外,《淮南子·精神训》还将神与心结合,神以心为依托“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心是思维器官,是人的精神现象的物质基础,神依赖实体器官,同时又是器官功能的表现。

哲学的渗透将神与心相合,而系统的心主藏神,

包括广义之神、狭义之神、五脏藏神,离不开中医学自身的发展^[17]。《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上古时期的名医俞跗已经可以“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说明上古时代已有医学解剖。《内经》也有大量关于脏腑解剖结构的描述,如《灵枢·脾胃》云“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广肠传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再如《灵枢·胀论》云“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是对心的解剖位置的描述。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即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

《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脉者,血之府也。”《素问·平人氣象论篇》云“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素问·痿论篇》云“心主身之血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心生血。”血、脉与心直接联系。生命活动以有形之精血为物质基础,形为神之宅,神以血为基,血运周身至关重要,与心相关^[18]。若神不附于血中,则飘浮无根。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广义的神体现,而神的存在,则以血脉为物质基础。《灵枢·本神》所谓“生之来谓之神,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之“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阐明了人的心理活动以生理机能为基础,形神统一,神由形派生。而五脏生理功能是否正常与形体机能密切相关,因此神的产生必与五脏相关,形神统一理论为五神应五脏的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左传》有云“心之神爽,是为魂魄。”病理状态下,则多见神的失常,而神的失常又最终归结到心。《周易》将由郁闷成疾之证称为“心病”,《国语》把思想意识狠毒称为“心狠”,《庄子》亦有“郑有神巫……列子见之而心醉”之记载。在长期的观察与医疗实践中,先民发现,神的失常与心关系最为密切。如《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心为大主,不得受邪,若外邪侵心,则心包络当先受病^[19]。心为神明之府,邪气扰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20]。正如《灵枢·天年》所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

先人在解剖认识到心主神明以心主血脉为基础

的同时,也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得到证实。即大失血或血脉完全不通之人,表现为没有神气,或没有生命迹象。因此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是心主神明的解剖学基础。心气充足、心阳温通,则血脉得通,生命活动之物质充足且运行有度,神明方能正常有序。

3 心主神明发生学研究意义

发生学方法引入中医学中,较好的阐明了藏象理论形成的基础与特点,即藏象理论以解剖学为基础,但不以解剖学说理。《内经》关于藏象理论的阐述,避免了科学技术低下的弊端,跨越时代局限,通过直接观察、移植借鉴哲学等方法,完成了脏腑概念由实体器官到功能态的演化。在实体脏腑的基础上,摒弃单纯从解剖结构论理的单一性,应用哲学思想,将脏腑理论与天、地等联为一体,实现了由解剖到功能、由局部到整体、由表象到本质的飞跃,形成了总结概括人体规律的形而上的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由此体现了中医学天人相应观、五脏一体观以及形神一体观等理论特色。

心主神明有其深刻的发生学背景,天象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万事万物规律的神是其基石,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建制,中医学以此为深层次的发生学背景,心如同君主,为一身之主宰,掌管生命运动,为广义的心主神明。哲学渗入使得广义的原始之神进一步具体化,赋予其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与心发生关系,心主神明另一层面指的是精神、意识、思维、情绪等也由心总管。广义之神、狭义之神与心的关系是中医学长期观察的结果,解剖学的观察、医疗实践的积累,先民认识到心主神明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即血液的充盈与运行正常,这一切均以心主血脉为前提。

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奠定了心在脏腑中的重要地位。养生、诊疗,均以心为基础,重视心的功能的调摄。同时将神与心相配合,广义之神为一身之大主,也是生命活动的外显;狭义之神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情绪等,与心相配,心在五脏所藏之神中,总管其他四脏。因此在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神志病症多从心入手。故《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外,“心主神明”其内涵解析及其发生学研究,对后世关于“心主神明”“脑主神明”理论的争辩,起到正本溯源的作用。“心主神明”基于中医藏象学说,并非单纯实体

解剖器官,而是与天、地、社会一体功能集合。“脑主神明”受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等影响,与藏象理论的发生学背景、思维模式及理论体系迥然有别,对临床则更是缺乏相关系统的中医理论支撑。此外“心脑共主神明”说,实则否定了“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的理论前提,且进一步混淆了中医藏象理论。中医理论研究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立足中国古代文明以探究理论实质。发生学视阈下心主神明理论的成因辨析,更好的解决了中医心藏象理论中心与神明的关系,对后世理论的传承与继承、临床应用等,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如辉. 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99, 23(2): 1-3.
Li RH. Research of the originology of TCM theory [J]. Journal of Zhejiang College of TCM, 1999, 23(2): 1-3.
- [2] 范逸品, 张志斌, 王永炎. 中国传统哲学之心象理论在中医学的应用(二)——心象与中医理论发生学[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8(1): 5-7.
Fan YP, Zhang ZB, Wang YY. Mental image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appli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I)——mental image and embryology of TCM theory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5, 38(1): 5-7.
- [3] 冯契. 哲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318-319.
Feng Q.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M].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5: 318-319.
- [4] 邢玉瑞, 田丙坤. 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述评(一)[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5(5): 1-2.
Xing YR, Tian BK.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hylogenesis of TCM theory (1) [J]. Journal of Shaan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2, 35(5): 1-2.
- [5] 李如辉, 郭淑芳, 刘琪. 论气一元论对初始脏腑解剖概念的改造[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 29(4): 1016-1018.
Li RH, Guo SF, Liu Q. Reforming of monism of qi on primary concept of zangfu based on anatomy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4, 29(4): 1016-1018.
- [6] 梁茂新. 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基本构想[J]. 中医研究, 1994, 7(2): 3-5.
Liang MX. Basic conception about the study of genesis of TCM [J]. TCM Research, 1994, 7(2): 3-5.
- [7] 刘文平, 王庆其. 中医理论研究方法论现状及策略[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 23-28.
Liu WP, Wang QQ.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y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modern TCM theory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9, 34(1): 23-28.
- [8] 冯时.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从西水坡宗教遗存论到上古时代的天文与人文[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25(3): 1-2.
Feng S. Dragon in the field,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from the religious relics at Xishuiipo to astronomy and humanities in ancient times [J]. 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2012, 25(3): 1-2.
- [9] 张磊. “神明”考释[J]. 湘南学院学报, 2018, 39(3): 17-22.
Zhang 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ds” [J]. 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2018, 39(3): 17-22.
- [10] 王颖晓, 李其忠. 中医五神应五脏的发生学思考[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 20(11): 1457-1458.
Wang YX, Li QZ. Thought on the phylogenesis of five minds and five zang orga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Chinese Journal of Basic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4, 20(11): 1457-1458.
- [11] 谭春雨. 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思考——《中医发生学探微》写作心路[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1): 4-7.
Tan CY.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CM phylogeny: the experience of writing the *Exploration of TCM Phylogeny* [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15, 10(1): 4-7.
- [12] 章启群.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0(6): 42-57.
Zhang QQ. The turn from astronomy to astrology in ancient China: origin of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ought in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ies [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10(6): 42-57.
- [13] 翟奎凤. 先秦两汉初经典中的“精”与“神”及“精神”古义探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8(4): 5-13.
Zhai KF. “Jing” and “Shen” in classics of the period of pre-Qin and early Han and the ancient connotations of “Jingshen” [J].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48(4): 5-13.
- [14] 杨丽娜, 尚力, 朱邦贤. “心神一体论”与“心主神明说”——以《周易》《老子》《管子》为例[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5): 19-23.
Yang LN, Shang L, Zhu BX. The theo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nd and spirit and the theory of mind dominating the spirit——taking *Zhouyi*, *Laozi* and *Guanzi* as examples [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15, 10(5): 19-23.
- [15] 柏云飞. 《黄帝内经》“神明”析义[J]. 四川中医, 2016, 34(1): 16-18.
Bo YF. Simple analysis of divinity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s* [J]. Journal of Sichu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 Medicine, 2016, 34(1): 16-18.
- [16] 杜渐, 王昊, 邵祺腾, 等. “心主神明”内涵探析——“总统魂魄, 兼赅意志”[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 20(1): 11-13.
- Du J, Wang H, Shao QT,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eart governs the mind——governing the soul and will[J]. Chinese Journal of Basic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4, 20(1): 11-13.
- [17] 杨涛, 赵明镜, 王蕾, 等. “心主神明”的内涵及现代科学依据[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9(10): 811-814.
- Yang T, Zhao MJ, Wang L. Connotation and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heart controlling mental activities”[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6, 39(10): 811-814.
- [18] 王进, 邱幸凡. 从心藏象论络脉的生理基础及其应用[J]. 湖北中医杂志, 2008, 30(9): 15-16.
- Wang J, Qiu XF. On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of collater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heart[J]. Hubei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8, 30(9): 15-16.
- [19] 李如辉, 王荣平, 郭淑芳. 《黄帝内经》对“援物比类”方法的态度及其应用的哲学前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3): 602-604.
- Li RH, Wang RP, Guo SF. Attitude of Inner Canon of Huangdi towards analogy by assisting object as well as its philosophical premises of application[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3, 28(3): 602-604.
- [20] 刘寨华, 杨威, 于峥. 宋金元时期心藏象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探析[J].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10, 25(4): 9-10.
- Liu ZH, Yang W, Yu Z.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heart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J]. Journal of Hebei TCM and Pharmacology, 2010, 25(4): 9-10.
- (收稿日期: 2019-10-27)